



明季南畧卷之十三

國朝  
書目

永曆  
書目

天  
民  
圖

錫山許六奇用寶編輯

永歷在桂林

戊子正月朔丁酉永歷在廣西桂林府以朝臣星落免朝賀。

永歷走平樂

何騰蛟再督師出全州兵益不睦焦璉下平樂郝永忠壁興安未幾永忠營被襲疾至關欲撤兵左右禁近欲永歷遷式耜持不可言督師警報未至營夜警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一

無火恐二百外風塵而遽使主露處播遷無甯日國勢愈弱兵氣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依潮迴波逝能逆挽敵棧哉左右禁近周章不能止式耜又請曰無已候督師歸果急親督甲士背城借一勝敗未知若以走爲策桂城危柳益危若今日可到桂明日亦可到南太反覆數百言淚下沾衣嚴起恆曰遲至五鼓夜半而永歷已行矣是戊子二月二十二日也

粵事記云二月二十三日夜三更有霍允中者河南歸德人封永城伯忽捨入大內劫帝于寢被中昇出

城外將文武百官捆吊勒索。蓋逼所有妻孥不保。瞿式耜亦被劫掠。帝雖裸體。幸無傷。隻身走平樂府。桂林殘敵不可駐足。思三宮已在南甯。馬吉翔備布袍行轎掖帝而行。遇水濡足。遇嶺披枝。可謂行路難矣。

此與遺聞差一日。而被劫一事更詳嗟乎。天子裸體時事至此難言哉。

南太甯甯府太平府也。

瞿式耜復守桂林

當承歷夜行時。肆掠蹂躪。公署職官無一得免。式耜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二

被逼登舟。黎明刑部侍郎劉遠生給事中丁時魁萬六吉及劉湘峇俱至。蓋湘峇奉命安撫亂亡。及勸餉糴。而遠生時魁以召將入也。遇式耜于樟木港。式耜集遠生等入民屋。立草檄分路四發。暫駐陽朔。催焦璉兵上援。楚鎮周金湯熊兆佐亦入桂。又檄翰林簡討蔡之俊。大理寺評事朱盛濂。先入桂。宣式耜令檄按察司僉事邵之驊部璉兵定人心。式耜于初一日復入桂。署督師何騰蛟。自永甯至滇鎮。胡一青統兵至。焦璉自平樂統兵至。

大清兵疑桂城空虛。直抵北門。三月二十二日。騰蛟督兵三面禦之。六兵渡甘棠去。督師列營榕江。永歷詔旌式耜銀幣。又賜精忠貫日金圖書一枚。式耜念南甯蠻鄉。不可久居。日爲永歷清道。前日所憂在內者。今更在外。督勳鎮將士直取全州。保巡撫魯可藻下梧。會東人有反歸信。令可藻繕兵以待。會可藻銜自署兩廣。舊例東撫稱制兼粵西。西撫稱撫。式耜曰。方今武人多自署撫軍。予伐疏請銜曷不可。周鼎瀚以閩部擅假。式耜亦疏正之。當武岡之亂。言官彈鼎。明季南畧。卷之十三。三。瀚以附承亂入直。式耜司票曰。獨不聞王沂公曰。進賢退不肖。皆有體。瀚係大臣。應聽自謝。免不謝。免而復擅假。毋乃不可乎。陳邦傳稱粵西世守。牒四飛。式耜疏駁之。今日功晉五等。尙未裂土。海宇剝削。止粵西一隅。爲駐蹕之地。楚滇數萬之師。日需食。輒曰。世守。豈老成憂國所隱料。式耜身雖在外。在廷大紀綱。極言力請。疏曰。臣與陛下患難相隨。休戚與共。原自不同於諸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廟議可否。衆指所關。本亂而求未治。未之有也。

永厯駐南甯

粵事記云。三月初十日。永厯入南甯府。加守道趙臺巡撫銜。令揣直大內食饌。隨至者內閣嚴起。恒吏科許兆進。兵科吳其靄。戶科尹三聘。禮科洪玉鼎。禮科洪士彭。兵部尚書蕭琦。大金吾馬吉翔七人。耳帝欲進土州。蕭琦上十便十不便疏。止之。君臣資斧空乏。實甚。起恒以首相兼吏部尚書。下車之明日。亟收入心懸。示通衢民間俊秀。願立本朝者。悉陳履歷。姓氏。卽於三月十五日。廣爲開選。邕城通二十四土州。極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四

榔鹽布諸賈。及土樂戶。皆註仕籍。列駕班。借府學明倫堂爲公座。蒞任地。自晨至暮。日以百計。鼓樂旗幟。軒輿扇蓋。前人按套。僮僕罄折。尙未遽畢。後官多疊趾以俟。如吳城沙市等處。極闊。禮生一時驕貴。以公座遺多禮。樂歸展親。謁祠拜長。更多禮也。

蕭琦。江西人。崇禎丁丑進士。

邕江南甯府。吳城。江西巨鎮。沙市。荊州巨鎮。

皇子生

四月初一日丙寅。世子生。王化澄請冊爲太子。赦天

下詔曰萬喜行在文武加一級

### 土官陞授

粵事記云時田州果化州等土官來朝行在文武各曲意款狗冀得其懽心以爲異日東道主土巡司皆陞爲邑宰土邑宰皆陞爲知府竟有道銜與土知府者蓋土司舊規原加一等行事以道銜與之儼然開府矣此三百年不破之格也

### 李成棟歸明

粵事記云四月初十日乙亥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五

大

清廣州統兵固山李成棟將所轄廣東廣西兵馬錢糧戶籍土地悉歸永歷遣帳下投誠進士洪天擢潘曾璋李綺等三人齎奏稱臣併請聖駕東蹕肇慶爲踰嶺策應地滿朝驚喜猶恐兵貴神謀中藏詭祕擢等極言李固山忠誠懇摯跂足注望意詳詢其歸明之故亦未甚悉云于四月初一日寅刻懸掛奉朔改粧示諭廣州文武立刻更襖參見時烏紗吉服腰金象簡滿堂爲之改觀初成棟于丁亥二月收繳兩廣文武印信凡五十餘顆於中獨取總督印藏之有愛

妾某松江妓也。獨攜閩粵。揣知其意。因朝夕慫恿。成棟置不問。及今年三月三十日晚侍酒。復挑之。成棟撫几曰。憐此雲間眷屬也。蓋成棟北來家眷悉駐松江府城。故云此。妾曰。我敢獨享富貴乎。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遂引刀自刎。成棟抱屍大哭曰。女子乎是矣。卽服梨園袍帶冠進賢冠。四拜而殮之。將兩廣總督印具疏。迎永厯于廣西南甯府。選洪天擢三人。令兼程晝夜行。

遺聞云。六月粵東李成棟有反。向明朝報。至此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六

載四月蓋誌事之始也。

洪天擢徽州人。崇禎丁丑進士。吏部侍郎。潘曾緯應天溧水人。進士。大理寺正卿。李綺。松江華亭人。崇禎庚辰進士。廣東督學。

附記自吳勝兆敗後。成棟鎮松江。戊子春。率兵萬人征廣。餘老弱二千。及家眷居松。成棟歸明。蘇撫土國寶籍其家。得酒器三屋。妻屬六十人。解南京。馬內院拘徐國公舊府。每人日給米一升。所有兵以次散去。猶存兵妻二千。不肯散。亦

日給米一升。每成隊而出。放馬斫草。橫行于松羣臣復出仕。

粵事記云。四月十五日庚辰。又有沈原渭者。再齋戒。棟速駕之奏至。知事果真。於是彈冠者遍地。王化澄村門半載。忽入直矣。朱天麟變姓名。隱大平府。走別竇。邀拜相矣。晏清自田州出爲冢宰矣。張鳳翔兵科兼翰林院修撰矣。張佐辰與扶綱自貴州至。司文選考功司事矣。顧之俊制中亦出隨駕。上天地人三策。水火藥三用矣。張起王者友。朱士焜等。各造一名。邑明季南畧。卷之十三。七。

營考選矣。吳江縣書役王正國爲吏部司務矣。董雲驥爲大行人矣。潘觀駿進兵曹。王渚戶曹矣。龐天壽掌司禮監矣。吳貞毓吏侍兼副憲。下廣蒼諭李成棟矣。沈原渭當卽賜宴殿前。敕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一時人情咸以出仕爲榮。不仕爲辱矣。

沈原渭。蘇州吳江人。生員朱天麟。吳江人。崇禎庚辰進士。晏清湖廣黃岡人。進士。張鳳翼。庚辰進士。張佐辰。進士。扶綱。貴州人。崇禎甲戌進士。顧之俊。蘇州人。癸未進士。張起。蘇州舉人。戶科。

給事中朱士焜。靖江人。貢生。吏科都給事中。董  
雲驥。松江生員。潘觀駿。湖州生員。武選主事。王  
渚。池州布衣。戶部主事。

章服錯亂

粵事記云。四月二十日。又下考貢之旨。村師巫童。以  
及緇衣黃冠。凡能握管書字者。悉投一呈。曰。山東山  
西某府縣生員。必取極遠。以爲無證。拽裾就道。瀟漫  
如蟻。曾經出仕。僉曰。迎鑾遊手白丁。詭稱原任。六曹  
兩侍旬日之間。駐列濟濟。然相遇道左。各不舉手。爲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八

有一二科甲在內。故凌氣質。以自尊餘。如菜傭屠夫。  
倡優書役。雖冠進賢冠。行行隊隊。若羞見人。維時無  
故或吉服。或衣錦。或卑末。而用大藍。剪靴至千章。  
服補帶。多未合式。或補鶴而帶銀。或帶金而補雀。或  
帶黑而角。四雲大紅石藍。且有官不如其帶。品不如  
其服者。凡站立位次。稱呼禮貌。俱未之嫻。文武錯佩。  
大小倒置。滿朝皆無等威。攘臂脫肩。牛襟馬裾。新創  
朝廷。遂成墟市。嚴起恒不得。不任其咎。噫。壤兩月左  
右。二江人不稱官者少矣。

地少官多朝小官大自古如此於今爲甚

西粵復全

遺聞云瞿式耜念無講官經筵不御石室塵封何由聞得失手書八箴於扇進之何騰蛟復全陽是五月二十七日事也騰蛟報功疏不肯自爲功有曰爲陛下以信臣用臣者式耜一人也時李成棟具疏迎駕又江右金聲桓據南昌藏表疏于佛經部面中遣使賫奏亦至兩粵俱稱全土式耜疏請永歷往桂又請勿遽東又言事權宜專號令宜一茲軍功爵賞文武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二

九

者置決于成棟若歸之朝廷則中擾闔外不能專制聽之朝廷徒虛拱且楚黔雄師百萬騰蛟翹首威靈如望雲霓駕旣東軍中將師謂朝廷樂新復之土成棟亦有邀駕之嫌號令旣遠則人心涣散請一見東諸侯俾共瞻至尊音容而爲慰勞指屬然後責其盡意于東刻期出戰感決于外不中擾也又令簡討蔡之後入迎再疏令給事中蒙正發迎永歷竟由梧入肇先後諸疏俱不報式耜聞淚簌簌下再疏謂前日粵東未復宜住桂以視楚今日江廣反正則宜住桂

以圖出楚事機所在。毫釐千里。吏部侍郎吳貞毓疏請永懋往廣城。式耜乃促遠生入阻。永懋適成棟自嶺還師。修行宮。且逆駕。永懋命遠生詣廣勞師。遠生謂成棟曰。今駕至此。爵賞征伐。人疑有私。不可不嫌。成棟然之。遂罷修行宮。止逆駕。成棟具疏言式耜擁戴元臣。粵西扼禦定。毋容久于外。應亟召還。綸扉。永懋專命遣官三四召式耜曰。前日在南甯桂林危。桂林危則天下去矣。其機在外不在內也。今江廣悉定。何公督師下星沙朝臣。且輻至。予不敢忘危。而卽安。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十

蒙正發湖廣舉人戶科都給事中

宋天麟逸相

粵亭記云。宋天麟。崑山人。出自羽衣。庚辰進士。是時以知推行取高等。竟入翰林。思廟閣司李訪單。拘取無圈點者爲上選。天麟遂入翰林。丙戌九月。由闈入廣。獨攜家屬。舟過肇慶。會永懋登極。諸臣適欲覓一老詞臣爲朝端重。共迎挽之。天麟絕維而去。變姓名隱居廣西太平府之雲山。至是知成棟歸明。適太監

王保入山置市蘇木。天麟故爲款納。禮極恭。使具奏。王保回朝。極口荐之。且詳述其畱待意。內閣嚴起恒。王化澄忌有三人。以該部知道還之。天麟又求慶國公陳邦博特疏荐曰。三朝元老。中興柱石。今潛修太平。此天心欲畱伊呂。再造股肱。以佐陛下。主政者終不欲密勿之地。權分異己。量擬以宗伯召時爲前六。月朔越三日。天麟見朝。宗伯策王化澄兼攝。初五日。化澄以策送天麟。天麟固不受。往返推辭。自旦至暮。終不允。科道兩衙門傳揚曰。天麟以閣臣薦。豈宜授明季南畧。卷之十三。士。

之宗伯。今當合詞以閣臣請。明日疏上。仍以該部知道四字還之。於是天麟勉受。宗伯不三日。營長子日生爲侍御。令寧河南道事。次子月生爲中書。其弟天鳳爲大行人。僱鄉兵四五十人。執弋揭旗。以從。云爲將來出將地。凡會容敘談。日晷夜分。葛藤不了一門可笑如此。

王保應天人。朱天鳳。乙酉福建舉人。

陳邦博畱永厯漳州。

閏六月初十日甲辰。永厯與三宮。邕江登舟。出南甯。

歷橫州永淳時以急流兩日夜卽抵潯州府有舊總兵廣國公陳邦傳挽留詎功初永歷駐南甯三月邦傳不敢入覲以與朝臣不協又與趙臺有隙臺本北京人任子也擢南甯知府甲申京變隻身宦南時邦傳總鎮粵西依之爲親爲後日身家計曾經面訂未行吉禮邦傳亦屢疏薦揚臺之得擢頗由于此後邦傳見駁于式耜不理于朝臣臺欲絕之至形之章奏以博衆歡邦傳因宣言聖駕下廣臺必隨扈路出潯江吾必掠其妻女殺其父子臺聞之遂不敢從畱子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十五

南甯舊署至是永歷過潯邦傳畱之面稱帝忘大恩聽兩衙門交構於本爵無少加恩倘丁亥二月梧潯等處無臣父子血戰三晝夜扼南下之兵長驅直搗皇上焉有今日至趙臺賴婚負義法所當誅皇上反加優容彼不敢經臣河下何得任爲畱守且南太等府原係臣鎮轄下何必再設巡撫明係兩衙門受賄計設蒙蔽望皇上大奮乾綱毋爲文武作奴僕飽彼私橐後日將士解體身受實禍永歷慙愧面赤無荅但云你補本來又於隨駕諸臣畧不爲東道主反向

戶部主事王渚索餉拳殿而死。顧之俊憤極而死。嚴起恒王化澄兩相以惡草食進。相見無和顏。溫語。又面請兵部尚書蕭琦。不遣兵護駕。率家丁亂石碎其舟。舟半沈。復不容琦登岸。蹲踞水艙。遣村兒野婦環坐而辱詈之。琦憤恚。蒸悶三日。卒于舟次。邦傳取其舟中所有。復不爲之殯。

二十日甲寅。邦傳逼永歷上潯州府。駐府署爲行宮。邦傳挾朱天麟同嚴起恒王化澄知機密。因廣爲給發。割付始而慶國自割。繼而部割。後貴欽割。欽割者。明季南畧卷之十三。王璽。劄官知縣。知府科道翰林。以至侍郎尚書。武則正副總兵。游擊參將。使之執割。到部照受。實在衙門。故陳乞紛紛。尚書正總欽割。亦可易百金。部割半之。下廣路費需之此也。

是年永歷閏六月而

大清朝閏四月。

橫州永淳縣。俱屬南甯府。

張立光受賄換敕。

七月永歷駐潯州。允陳邦傳居守潯州府。如桂林。瞿

式賴設官征賦。敕下中書。謄黃中書舍人張立光受  
賄二十金。遂以世字易居字。用璽勅。卿亦不及察。惟  
永歷覺之。曾微言于嚴。起恒令行在諸臣發其事。欲  
追前敕。更正居字。并提立光擬擅改敕書罪。竟不果。  
立光。蘇州崑山人。生員。

晏日曙四臣殞身蛇窟

廣州肇梧州千餘里間。注望聖駕。杳不可得。晏日曙  
李永茂田芳鄭封等俱中土產。性惡濕熱。又潛伏深  
山一載餘。嵐瘴之氣。浸入肝膈。至是各艤舟以待於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七

蒼梧城下府江藤港合流處。三角嘴挽泊。西望眼穿。  
滿腔欲控。閒遊蛇廟。避暑縱談。四人各喘急。暴病相  
繼而亡。竟弗獲面聖畧。傾積愆。亦因熱中瘴發。炎蒸  
不耐俗云。等人躁急故耳。

葉子眉朝歌逆旅題壁

馬足飛塵到鬢邊。傷心羞整舊花鈿。回頭難憶宮中  
事。衰柳空垂起暮烟。妾廣陵人。從事西宮。曾不二年。  
馬上琵琶。逐塵遠去。和淚濡毫。語不成章。愴懷賦此。  
幸梓里同人見之。知浮萍之所歸耳。廣陵葉子眉題。

戊子七夕前二日也。

永曆再入肇慶

七月二十五日戊子。陳邦傳爲李成棟促請聖駕。辱詈不堪。不敢挽留。是日離潯州。二十九日壬辰。至肇慶城下。成棟先整督學道船長三十三艚者爲龍舟。百里外迎接。上慰勞。備至。八月初一日癸巳。辰刻。成棟率文武百官迎帝。手扶鑾輿。入肇慶行宮。宮中儲銀一萬兩。以備賞賚。供帳器飾。復約萬金。象魏殿。陛亦粗可觀。朝賀後。加成棟衛公爵。極品。賜御袍靴帶。尚方劍等。成棟再拜謝。時首相嚴起恒。次王化澄。次朱天勝。凡政之大小行止。必呈成棟而後奏。

李成棟出師

李成棟。陝西人。爲人僕訥。剛忍。無矜意。無喜容。不暗韋。不多言。內外文武。悉敬畏之。永曆命築壇城東。倣漢淮陰故事。令督師南下壇半就。成棟曰。事在人之爲耳。豈必壇之登與否乎。益劌頸。愛妾刻不去懷。必欲得當以答其意也。八月十二日甲辰。面奏永曆曰。南雄以下事。諸臣任之。庾關以外事。臣獨有之一言。

竟去提兵二十萬上南雄時江口金聲桓據南昌已  
通成棟約期南下矣。

朝臣媚李元胤

自八月十二日李成棟去後朝局大變都察院左都  
御史袁彭年向爲周延儒腹心延儒議處首搢延儒  
後降

六

清授廣東學道示云金錢鼠尾乃新朝之雅製。弋寇  
博帶實亾國之陋規。及返明朝又復詆之。矜反正第  
一功臣成棟有養子李元胤本賈姓河南人以庸蠢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六

不攜行間。甯肇慶守家彭年特隆其體以內外權屬

之元胤爲傀儡笑罵無情彭年爲線索機權刺骨一

時政事人心乖離殊甚吏部侍郎洪天擢大理寺正

卿潘曾瑋廣東學道李綺兵部尙書曹暉工部尙書

耿獻忠通政使毛毓祥爲成棟所親愛皆自五羊來

爲一種嚴王朱三相國吏部尙書晏清吏部侍郎吳

貞毓并雜項出身六科吳其薰洪士彭雷得復尹三

聘許兆進張起等皆南甯隨駕西來爲一種又有從

各路至者都察院副都御史劉湘容禮部尙書吳璟

吏科都給事中丁時魁兵科都給事中金堡戶科給事中蒙正發禮科給事中李用楫文選司郎中施召徵光祿寺正卿陸世廉太僕寺正卿馬光儀制司郎中徐世儀等又爲一種其廣東本土人陳世傑詞林吳以連驗封司封李貞省垣高賚明西臺楊邦翰閩卿唐元楫方郎等亦爲一種種種望風歸入一黨彭年招引同志驅除異已於是元禰之門如市登其堂者不啻龍門拜盟認宗李氏賈姓莫不矜喜每當朝期東班趨入西班與元禰交接東班爲之一空元禰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七

爲人暴戾自用狂率不情客至不揖去不送喜遣僕卒與客賭博諸臣傾囊奉之譴浪罵座弗忌人諱皆彭年脇制內外曲徇以成之者中郎無子洵不誣矣十月初九夜元禰奉成棟密計題請兵部尙書佟養甲往涪州府祭告興陵二鼓時子德慶道上殺養甲地方官以盜殺報由是威權益震本月十五日元禰誕辰在朝文武公分之外有私分私分之外有私公分私公分之外又有私私分饋遺晝夜絡繹不絕自八月至冬杪莫不奔競于元禰左右可嘆也

彭年湖廣公安人。崇禎甲戌進士。毛毓祥武進人。丁丑進士。吳璟原名文瀛。松江人。進士。施召徵。無錫人。癸未進士。馬光。蘇州人。保舉湖南總督。徐世儀。江南人。陞文選司郎中。陳世傑。進士。吳以連。丁丑進士。驗封司郎中。李貞。進士。吏科給事中。高賚。明進士。楊邦翰。進士。太僕寺少詹。唐元楫。丁丑進士。職方司郎中。佟養甲。遼東人。都督同知。

李成棟庚關初敗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六

十月二十日辛亥。李成棟過庚嶺。二十五日丙辰。於江西贛州府城外結營。聞內外已通。二十六日丁巳。五更聞城上呼董大哥者三。成棟于夢中驚醒曰。董大成是我中軍。彼呼之。我軍已爲彼有矣。亟披藍布短馬衣。跨一騾疾走。竟不發一言。庚關至梅嶺六百里。兩晝夜奔蹶。大雨中初出關。兵二十萬分爲十大營。每營立一大總鎮。成棟棄軍走。十總戎亦尾之而行。及進南安府城門。成棟如夢初覺。顧謂十人曰。爾等何得隨來。十人對曰。大爺旣走。吾輩不得不來。成

棟怒以爲謬卽手刃愛將楊大用二十萬士卒器械悉棄贛州府城外止與百人南來亦羞入肇慶面君遂順流直下廣州府爲再舉計朝中得報亦不甚異仍封誥陞轉仕籍紛紛竟不計及外禦內修者

董大成河南人楊大用陝西人

贛州府屬江西省南安府江西進廣處

以二十萬衆大帥豈無故獨走卽十將亦豈竟不知所以隨行兩晝夜獨不得成棟一語而奔乎此必有說姑誌以俟考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九

文選給空劄

九月十月通政司疏陳乞職者日以千計閣臣票擬刻版定著議具奏四字吏部堂司兩廡擁簇挨擠文選司雖掌銓選之權無出選之地廣東一省非奉成棟咨大小有司不得擅爲除授桂林平樂則畱守閩臣瞿式耜爲政慶遠柳州則焦璉爲政璉者陳邦傳出京時京債主溥南思太四府則慶國公陳邦傳爲政又選所副乞陳之望第給一空劄爲後日到部憑據而已

陳邦傳圍南甯

十月邦傳率兵至南甯府圍城二月斗米一兩活剝  
媒人錢廷擘趙臺莫能支開城降涕泣出女與邦傑  
爲媳邦傳父子遂駐南甯府

錢邦擘無錫馬橋人

賈士奇辱施召徵

十一月朔辛酉文選施召徵謝恩時同班舞蹈者二  
人一爲本兵曹擘一爲盞儀司賈士奇一爲現通譜  
李元胤召徵未揖士奇士奇大怒指名辱詈召徵初  
明季南畧卷之十三  
未曉及惡聲出始覺諉云短視當詣門請罪也擘亦  
解紛士奇稍舒至初四日遇於道攘臂欲歐召徵避  
讓細問其故士奇見召徵他處刺名頗小而請荆字  
獨大以爲欺之也召徵杜門三日幾費調停代欸四  
兩始息議無非假元胤而恣肆耳

士奇湖南人初爲守備

吳其靄宵遁

十一月初六日兵科吳其靄具疏清文武之職掌以  
肅朝綱勵新舊之廉恥以別人品等事內閣六部四

衙門總兵以下移會用手揭此三百年之舊規現文武諸臣有初朝二朝三朝四朝五朝六朝之分別各宜建立爲功以昭靖共自獻之本心袁彭年李元徽知之恨入骨初十日其靄宵遁上桂林府與瞿式耜共事疏亦畱中

朱容藩僭亂本末

朱容藩本楚藩通城王派下一庶人居家無賴不齒于王府逃入左良玉軍假稱郡王引兵害人營中諸將惡之甲申春北都旣陷容藩至南京賄馬士英請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三

以鎮國將軍監督楚營行至九江以橫恣激變軍民懼罪逃奔時李自成潰于陝餘賊流入楚容藩復入賊中稱楚王宗子賊大喜欲立爲王後見舉動乖異語言虛詐因疑之丙戌十月永曆卽位端州容藩走赴行在言賊中情形甚悉內閣丁魁楚素庸陋信其舌辯遂荐之朝掌宗人府事得參大政而兵科程源喜談兵與之結納甚懽程源四川人也一日與容藩談川事曰川中賊勢雖盛而諸將兵不下數十萬吾兩人各請總督之職公督東北我督西南賊不足平

也容藩喜具疏請之。朝議以程源方改兵科。未及兩月。不應陞遷。而源狂躁意在必得。乃加源太常寺少卿。經理三省。而改容藩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川東兵馬。十二月。

大清兵破廣東。永歷移蹕桂林。內閣呂大器回四川。丁魁楚率子女輜重。由潯州走橫江小路。內閣隨駕者止瞿式耜一人。丁亥正月。駕至廣西桂林府。朱容藩覬覦入閣辦亭。逗遛不行。囑給事中唐誠等連名具疏。叅丁魁楚私逃。上護從單弱。如容藩程源皆係擁

明季南南

卷之十三

三

戴重臣。不宜輕出外。上素惡容藩。因怒曰。爾等又欲擁戴容藩耶。遂命削容藩職。奪其總督勅印。欲斬之。容藩懼。披剃爲僧。賄買內監龐天壽求太后。謂上曰。變亂以來。宗室凋零。容藩罪不至死。母過求。上素承太后懿旨。卽赦容藩。仍復其官。還與勅印。容藩由楚入川。程源由楚入黔。假稱三省總督。兵部右侍郎。沿途賣官送劄。贓私巨萬。四月。四川巡按錢邦芑具疏叅之。時上以三月。劉承胤迎駕蹕武岡。疏入。上震怒。削程源職。逮問容藩。由辰州入永順司。至施州衛。

得王光興兵馬二萬人。時光興爲

大清兵所擊敗。于鄖陽走入施州衛。無所歸。容藩假稱楚王世子。天下兵馬副元帥光興諸將不知其僞。遂附之。時川中曾英爲張可旺卽孫可望所敗。部將李占春余大海率舟師東走夔州。容藩旣得光興兵。卽移檄占春大海兩將亦歸之時。

大清兵旣破成都等處。由重慶泛舟而下。容藩命占春大海截之二將以舟師遡流而上。七月十一日相遇于忠州之湖灘。占春出不意。以輕舟直入其營。發火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三

砲亂擊之。

大清兵棄舟登岸。走川北。容藩得三營兵馬。益復恣肆。妄行遂稱監國。鑄副元帥金印佩之。改忠州爲大定府。號府門爲承運門。稱所居爲行宮。設祭酒科道鴻臚寺等官。擅封拜。王光興李占春余大海楊朝柱譚弘譚文譚詣楊展馬應試等爲侯伯。以張京爲兵部尚書。程正典爲四川總督。朱運久爲湖廣巡撫。八月十三日。錢邦芑率王祥復遵義。九月。檄袁韜復重慶。川北總督李乾德同袁韜兵駐重慶。十一月。容藩率李

占春至營。至重慶。會乾德。容藩諷乾德欲其推戴。已乾德若不解者。而禮復不相下。適冬至。行朝賀禮。袁韜本搯黃賊。初受撫。素不知禮。乃與容藩同班拜舞。容藩怒。命李占春暗襲袁韜。并害李乾德。是晚李乾德登舟中。忽覺煩悶。遂登岸於高埠。設帳安息。及占春兵至。擄乾德舟中。止得一妾一女。不見乾德。乃大驚。及襲袁韜營。復不能勝。次日袁韜集兵與占春相讎殺。數戰不解。互相勝負。容藩走涪州。時錢邦芭在武隆。川南總督楊喬然在彭水。容藩移書邦芭。喬然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二

十四

請至涪州爲兩營解釋。邦芭復書深責容藩僭踰之罪。容藩不從。乃私鑄錦江侯印。送王祥求其以兵應占春。同戰袁韜。戊子正月。王祥以兵出綦江。與袁韜三戰不勝。退劄南岸。祥獨乘輕舟。見容藩。少頃占春來相會。王祥力大。遂擒占春。過其舟。同至綦江縣。命部下王朝興守之。不聽歸營。欲併其衆。朝興。陝西人。與占春同里。占春慰以好言。時苦寒。占春解貂衣贈之。朝興悅。守爲之懈。占春乃夜踰城出。得小舟。逸歸營。王祥既失占春。戰袁韜復不勝。兵無糧。殺馬而食。

二月遂回還義。袁韜亦走順慶。占春退劄涪川之平西壩。夔州臨江有天字城。甚險。可守。容藩乃改爲天子城。以爲已讖。領部衆數千居之。鑄印給諸部下石。柱酉陽兩土官。俱封爲伯。掛將軍印。旣養蠻獠。俱授監軍總兵之鑄職。川中屢經張猷忠搖黃之亂。地方新復。丁亥武岡之變。上由靖州幸柳州。干戈阻道。朝廷文告久不通。川中容藩乘機煽惑川東一帶。諸將士多爲容藩所動。競往歸之。求官授職。無虛日。錢邦芭乃列其罪。疏劾云。爲奸宗謀逆。請正天討事。臣察得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三五

逆宗朱容藩。自元年正月在廣西得罪。皇上欲置之死。幸蒙天恩赦宥。還其原官。命料理湖南一帶。彼時寇逼湖南。容藩卽由施州衛走入川東五六月。寇陷涪州。臣方至彭水界上。川東夔府一帶與朝廷消息不通。文武無主。容藩亦以川中消息不通之故。遂乃假朝廷之威靈。收拾兵將。至八九月間。川中各鎮如王祥侯。天錫。李占春。余大海。趙榮貴。曹勳。馬應試。袁韜等。各出兵勦寇。四路捷報。維時皇上幸廣西。川中不知聖駕所在。容藩卽自爲吏兵兩尚書。鑄刻印信。

選授文武。籠絡軍民。隱有稱王之意。今歲六月。臣巡川南。忽軍川傳來。朱容藩刊諭建置文武榜文。其自稱則曰。予一人。予小子。如此而欲其終守臣節。其可得乎。今皇上遠在百粵。四川僻在極西。沿途兵寇阻道。凡詔諭勅旨。經歲餘後通。其浮沈不達者尚多。且四川之地。四圍蠻夷土司。易生反覆。又迭經寇禍。三年之間。四易年號。人情惶惑。莫知適從。故容藩欲乘此搖動人心。謀爲變亂。自去歲秋冬。川地漸復。臣不憚艱苦往來。深山大箐。荒城破壘之中。驅除豺虎。剪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三

披荆棘。招集殘黎。撫慰土司。宣達皇上威德。西川之地。始知正統所屬。今聲教漸著。法紀方行。而容藩包藏禍心。謀窺神器。陽尊朝廷。陰行僭僞。假皇上之威福。布黨亂之爪牙。意待羽翼。旣成。便欲盤據四川。以爲公孫子陽王建孟知祥之事。臣已早窺其隱。先致書告以大義。隨卽傳檄楚督何騰蛟。堵亂錫喬然。李乾德。及各大鎮。俾共尊朝廷。勿爲叛臣所惑。語不具載。邦芑乃封疏稿。檄文達書于堵亂錫。期合兵共討。亂錫率馬進忠。駐施州衛。亂錫得書。卽乘舟入川。會

容藩正色責之。容藩曰：聖駕播遷，川中不知順逆，聊假名號，彈壓之耳。亂錫呵之曰：公身自爲逆，何能服叛逆乎？錢代巡有檄會兵，若再不悛，錢公率兵下。吾截其後，川將皆朝廷臣子，誰爲公作賊者？時文臣附容藩者，止張京程正典、朱運久三人。亂錫一陳大義，切責之。川東文武始知容藩名號之僞，各各解散。八月，督師呂大器至涪州，李占春迎見。適容藩有牌至，期諸將會師。上列楚王世子監國，天下兵馬副元師之銜。大器笑曰：副元帥非親王太子，不敢稱。且天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七

子在上，何國可監？此人反叛明矣。占春曰：昨堵督師面叱其非，某等已知其僞。然宋千歲猶鑄印封拜，奈何？大器曰：容藩專擅如此，朝廷卽檄兵會討，爾等受其官，必不免。占春曰：誤爲所惑，今已悔之，討叛以贖罪。若何？大器唯唯。占春卽整舟師，連夜至天字城，攻容藩。容藩以兵相拒，不勝，走入夔州山中。占春率部下窮追兩日，容藩匿草舍中，爲土人擒獻，斬之。川東之難悉平。

武岡播遷始末

劉承胤本南京一市棍投兵部爲家丁有膂力酌酒無賴自號劉鍊棍後隨營至楚以征蠻獠累功至副總兵甲申北都旣變何騰蛟總督楚中兵馬題承胤總兵官鎮守武岡招集兵二萬人大半南京市棍承胤實剛愎不知兵以鐵棍之名哄動遠近騰蛟亦誤信之與聯姻丙戌七月隆武封爲定蠻伯愈恣肆兵科龔善選以冊封李赤心過武岡承胤令兵辱之丁亥正月永曆駕蹕桂林承胤具疏迎駕二月兵科給事中劉堯珍過武岡時太僕寺卿鄭逢元以催粵餉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三

駐武岡見承胤兵盛與承胤聯姻先是沅州有妖僧查顯仁假稱宏光常煽動地方逢元亦具表稱賀至是劉堯珍語譏之逢元慙怒以告承胤次日對衆拳歐堯珍錦衣衛指揮張問徹至與御史傅作霖責承胤曰爾具疏迎駕而得罪朝紳何也承胤不自安乃具酒請罪後上駕蹕金州見駕倨侮無人臣禮御史瞿鳴豐疏劾之次日朝退至門外承胤指都察院御史楊喬然曰汝任風憲之長近日言官混雜妄言汝不能表率要汝何爲因以拳揮之喬然與相爭至裂

冠毀裳。衆爲勸息。奮然鳴豐。具疏請罷。斥杜門不出。承胤回武岡。三月。車駕幸武岡。以岷府爲行宮。進封承胤爲武岡侯。以工部尙書吳炳爲東閣大學士。入直以貴州總督李若星爲吏部尙書。黃太玄爲太常寺卿。侯偉時爲文選司主事。改吏科唐誠爲右春坊右諭德。以御史傅作霖爲兵部左侍郎。管部事。加吳貞毓太常寺卿。仍管文選司事。加嚴起恒戶部右侍郎。管布政司事。錦衣衛指揮張同敞。江陵故相。張居正之曾孫也。威宗以任子官中書。北都陷。同敞懷牙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三九

牌間關入閩。隆武命襲錦衣世職。至是舉朝荐其才可大用。上素聞其賢。改翰林院侍讀學士。太僕寺卿鄭逢元以承胤姻親。陞兵部右侍郎。總督川楚軍務。以劉達生爲太僕寺卿。陞翰林院簡討。劉湘容爲右春坊右諭德。改禮部主事。劉鼐爲翰林院庶吉士。尋復改御史。加給事中。以庶萃士劉魯生爲編修。劉遠生。劉湘容。劉鼐。劉魯生四人。皆以劉姓。與承胤認同宗兄弟。故皆得美官。遠生原任江西巡撫。丙戌年爲大清兵所執。逃回失官。至是得復用。湘容卽其弟也。劉

竊四川人頗能詩文喜交遊劉魯生楚人丙戌五月以貢生入闈廷試隆武見翰林諸官皆不知書每問故事瞠然無以應及命撰文又淺俚不通因選貢生二十人命爲萃士附翰林院讀書准同庶吉士服三年後再加考試如文理果通方准實授庶吉士儻文理仍前不通卽與選州縣等官劉魯生時亦與萃士之選及福建之變魯生走回楚中遂自稱庶吉士也又因六月間隆武生太子推恩羣臣各加一級魯生爲庶吉士加一級乃簡討也遂自稱翰林院簡討朝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三

廷當變亂之後無能核其承歷兼魯生諂交承亂認爲同宗兄弟卽有知其非者莫敢與辨而魯生又居然編修矣四月加巡湖廣堵亂錫兵部右侍郎總督恢勦軍務先是亂錫招撫李赤心高必正等十營兵頗強駐劄楚界聲言欲入湖南就糧承亂懼爲所并以爲非亂錫莫能制於是加亂錫銜勅其督兵出江西五月承亂驕橫日甚動輒以兵挾朝廷羣臣畏其剛暴爭諂之以自固交疏頌功德遂進封興國公上柱國賜尙方劍蟒玉便宜行事承亂止二子五月間

以功歷錦衣衛世襲指揮者七。承胤亦侈然自以功蓋古今。莫之與京矣。六月。督師大學士何騰蛟聞承胤專擅。頗不平。憤欲制之。承胤原係騰蛟薦爲總兵。遂稱門生。稍倨肆。後聯爲姻親。竟不受約束。及上幸武岡。遂挾天子作威福。既得上柱國之銜。賜尚方劍。意欲與騰蛟抗衡。並駕。忌其權出己上。乃上疏請改騰蛟戶部尙書。專理糧餉。上不允。騰蛟辭朝。歸鎮長沙。上賜紵絲金幣。勅廷臣郊餞。騰蛟託病駐城外荒寺。不言行期。蓋防承胤也。承胤果伏于道中。欲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三

暗害騰蛟時。趙印選領滇兵五百。隨騰蛟皆悍卒也。行至中道。伏兵起。印選率部下盡殲之。承胤諱之而不言。時總兵張先壁自江西潰入。楚兵猶數萬。欲入朝。承胤素怯。先壁請旨勿許。先壁怒。駐兵武岡城外。承胤閉門出城。與戰。屢爲先壁兵所敗。承胤嘗先壁以犯關。嘗承胤以劫駕。相持月餘不解。上命兵部主事龍之洙奉勅往解之。先壁奉勅退兵。往劄沅州。七月。督師堵胤錫劾承胤專擅。截殺騰蛟。因率高李諸營出江西。承胤見胤錫疏。始知惶懼。上加胤錫兵部

尚書賜尙方劍總督江楚軍務專辦恢勦八月

大清兵破常德。畱守廣西大學士瞿式耜請上移蹕桂林。上召承胤茫然無策。但強言我兵多。他決不敢來。越數日。警報迭至。人情洶洶。承胤與部下密議投降。上覺之。與輔臣吳炳議。由古泥幸柳州。二十五日上奉兩宮太后先發。上及中宮隨行。至二渡水。車駕甫過。諸臣渡未半。而浮橋遂斷。凡無馬者。追隨不及。皆被亂兵劫殺。李若星走黔陽。張佐辰走平溪。餘多流匿白雲諸山上。過木瓜橋。迷城步小路。循大道。竟抵靖州。內閣吳炳吏部主事侯禕時走城步縣。大兵追及。二人被執不屈。死之。御史劉燾疾馳得免。九月初一日。上次靖州。乃由古泥幸柳州。劉承胤虛聲恐嚇。及上出城。遂不守不戰。惟議降。兵部侍郎傅作霖勃然大罵曰。吾始以汝爲人。今乃知汝狗彘也。汝迎駕至此。挾天子作威福。惟所欲爲。富貴已極。一旦有事。束手無策。致天子蒙塵。罪已不容于死矣。且汝擁兵數萬。糜餉十年。平日誇口天下莫當。今不謀戰守。先議迎降。真狗彘不如也。承胤不願。早命人遠迎。

大清兵及入城。作霖冠帶坐堂上。大罵。時偏沅巡撫傅上瑞已投順。與承胤再三婉勸之。作霖唾其面。遂遇害。作霖妾鄭氏有殊色。作霖甚寵之。旣爲大兵所執。求與作霖一面。不許。遂從馬上躍入橋下水中而死。承胤旣降。全營諸將及家口數萬人同移至武昌。駐劄漢口之後湖。十二月。承胤部下副總兵陳友龍亦投降。帶兵追駕至潯州。忽然反正。報至武昌。

大清朝疑承胤與友龍通。至戊子四月。以兵圍承胤營。

併傅上瑞家口百餘。不問老幼男女。盡殺之。五六萬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三

人斂手受害無一免者。

雷雨風電

已丑正月庚申。永曆在肇慶。大雷雨風電。羣臣免朝賀。

元旦而有雷雹之異。天之警之也深矣。殆何李敗沒之兆乎。

李成棟駐軍信豐

李成棟于去年十一月返廣州府。整頓土馬。儲備糧械。十一月二十七日丁巳。具疏遙辭永曆。再上南雄。

府及今年正月初五日甲子於滇陽峽中白日閉坐。忽見所殺愛將楊大用持刀索命。成棟舉弓射之。身隨弓去。墮入江水。急爲救援。神情慘急。英勃之氣十減五六。自是不敢踰梅關。枉道東旋。駐軍信豐縣界。南雄屬廣東。滇陽峽在廣東韶州府之英德縣界。信豐縣屬江西贛州府。

### 科道擊陳邦傳

行在科道兩衙門迎合彭年元亂意。正月二月以攻陳邦傳爲正課。其餘國政無人談及。陳邦傳浙東處明季南畧卷之十三  
三  
州府人。崇禎末年廣西總兵。隆武二年春。掛征蠻將軍印。成棟素惡之。以其丁亥年二月

大清兵未入粵西。先有隆表到廣州通欵故也。後成棟爲陳子壯張家玉亂。西進之兵。撤回廣城。邦傳得安潯慶二載。自侈以爲功。丙戌之夏。亦預謀靖江王下廣事。幸未叻。今竟謂潯慶南太未經薙髮。勲比汾陽。借以陵人不亦誣乎。

### 科道散朝

時攻擊陳邦傳。科臣中惟金堡爲最勁。邦傳上疏曰

日皇上兩三年幾次奔逃。流離顛沛之極。並無一位  
兩衙門官。其嘗辛苦何。今日卽次稍安。侍御濟躋議  
論紛紛若是。如以臣爲無餉無兵。竊取勲爵。請卽遣  
金堡爲臣監軍。觀臣十年糧草。十萬鐵騎。疏入。十一  
日。朱天麟票擬有金堡從來。朕亦未悉之。向時嚴起  
恒久欲擠天麟而無隙。卽以此票擬密示吏科。丁時  
魁忿怒。卽夜約兩衙門科道十六人。于十三日晨率  
入丹墀。共言強臣箝結言官之口。將來唐末節度可  
虞。因哄叫而出。曰。吾等不做官矣。將公服袍帶擲棄。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三五

庭中小帽叉手。白衣冠聯袂去。所恃者李元胤也。元  
胤承彭年橐籥。權通大內。勢逼至尊。時永厯坐<sub>雲</sub>臺。君  
太僕馬光追敘五年前承州被難。逃入全州。前後手  
書謝馬光有先生衣我食我。後日歲月。皆先生生我  
成我。句等事。忽聞外變。兩手振索。茶欲傾衣。十四日  
特降諭旨。勅李元胤各到十六位科道門。諭令仍入  
本衙門辦事。前本另發票擬。閣臣朱天麟卽日放還  
田里。諸臣以爲丰裁矯矯。中興朝政第一美舉。

何騰蛟死難

已丑正月

大清兵破湘潭。何騰蛟被執。初騰蛟檄各處兵馬齊集湘潭。而命馬進忠等由益陽出長沙。下邀截上下舟船。焚掠湘鄉。斷絕水道。一隻虎率大隊復至長沙。絡繹攻圍。值

大清援兵合至。戰勝于湘潭。騰蛟被擒。斬之。遺聞

湘潭湘鄉益陽三縣俱長沙府

何堵事略云。癸未冬。何公雲從來撫楚。是時左帥三十六營散處江漢間。兇獍之狀。不可嚮邇。羣帥故多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三

匪賊。桀驁難制。公推轂接待。控御有體。又時以忠義激勸左大帥。以故兵猶戢。嘗對人誦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句。二語公平。生大節。具見之矣。軫殘黎。收遺齒。皇皇無虛日。嘗出行城市。竟日未得食。屬門者購餅餌。從輿上啖之。戒勿令有司知。恐爲具饌。夜則寢穿堂。一門擲上枕。以木石。其自爲刻勵如此。乙酉二月。左焚劫武漢。趨江南。以討君側爲名。逼何其事。何知左反側。誓死不從。強與至舟。卽投江。眾兵掖之起。委于岸。左舟發。殘民萬餘。問何在。簇擁之。輿至通山。

取道湖南而去。四月抵長沙。與堵胤錫合。收集餘眾。行大募兵。滇兵主將黃朝宣隸之。丙戌丁亥間。南北嘗小小交鋒。南取勝。燕子磯一戰。黃老將武功爲赫。戊子自洞庭口轉至衡陽。勝負相當。章曠當其衝。與三王兵鏖戰。三晝夜。大將劉承胤賣降。章憤激死。勢岌岌且殆。何堵聞變。亟援之。

大清兵退。巨壘堵駐長沙。何麾下諸將喜長沙貨物輻輳。奪其居。是時一隻虎已署爲忠貞營。在長常界。堵引兵就之。十月。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三

大清盛兵上湖南。沿湖殺哨。撥兵抵長沙。長沙城下人無知者。何倉皇命出師。眾散走。有卒數十人擁何出城。何怒叱之曰。若屬不用命。去將安之。吾今而得死所矣。以舊時衣冠衣之。獨危坐沙嶼上。大兵至。自言何督師。執送古巷中。不食數日死。公煦煦愛人。爵賞少濫。庖丁廝養。多列旌旄。以故爵不足勸。諸營將漸跳梁。不奉檢束。務含賁。不遽繩以法。然而忠義慷慨固其天性。語及疆場事。輒流涕嗚咽。不勝。蓋誠有餘而才不足。拊循有餘。而軍旅非其所長也。向之所

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斯言不虛矣

何騰蛟字雲從黎平人。追封中湘王。謚文忠。廟

祀靈州縣。

章曠字于野松江華亭人。崇禎丙子解元。丁巳

進士。

李成棟信豐再敗

己丑二月二十六日乙卯李成棟師南下。四更時先發火器手三百人責咐曰。如前遇兵。盡發火砲。我爲後應。不爾竟前走。至黎明杳無砲聲。衆皆曰。火器軍明李南畧。卷之十三。往矣。吾當拔營披甲上馬。言未畢。

三

大清兵殺入滿營潰亂。蓋先發銃手前遇大兵。適欲

舉火。忽暴雨突至。砲聲不發。三百人殺無遺。故爾寂然。

成棟營後。卽係急流山澗。有見成棟被甲未完。乘一

跛馬渡澗者。及過後。遍覓無有也。三月初七日丙寅。

成棟與騰蛟凶問。同時報至。肇慶君臣大懼。大雨中。

晝夜逃徙。門戶水火。悉皆冰釋。寂靜者一月。至九月

十月先後贈騰蛟中湘王。成棟甯夏王。永歷設壇掛

帛。皆投淚親祭。紙鏢與千鈞舟並大。以示酬恩。

粵事記

遣聞云二月。大兵破信豐。李成棟歿于陣。

金聲桓赴水

遺聞云。金聲桓踞南昌。

大清兵晝夜攻擊破之。王得仁自殺。聲桓赴水死。

贛州信豐縣貢生曹兌光。多才智。先是起義贛州及贛城破。金聲桓擒兌光降。遂居聲桓營中。迄戊子年。聲桓詣闕廟行香。兌光指關神說之曰。此是何人。聲桓曰。漢朝忠義人也。兌光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若能舉大事。將軍亦與關神同矣。聲桓心然之。兌光知其意。遂移書甯都所善貢士盧南金。廩生趙日觀。庠士曾傳燈等。入南金次子將書示外知縣田某聞之。申文上司報。八人解省中。聲桓勘問盡釋還。聲桓本約八月合南京諸處起義。以南金等故恐遲久。事洩。遂于四月同副將王得仁邀諸將領既畢。不欲令出黎明。命左右取優孟衣冠。卽于座上服戴。以袍冠遞送諸將俱從之。遂反踞南昌。命得仁提兵上贛州圍之。時守贛城者。

大清巡撫劉武元。巡道張鳳。總兵胡某也。率兵堅守不出戰。圍三月。城中糧米五十兩一石。鹽十六兩一斛。糕四兩一盤。有甯都人李去白在圍城中。將家鄉圩田三百畝。僅易楊某米二石。百姓止存三百餘人。俱掛一腰牌。不許私語。語則拿去。繳上腰牌數十。俱餓死者。圍至八月。勢益不支。武元欲降。鳳不從。曰。再俟三日。無援兵。則降耳。及三日。而譚固山兵至南昌矣。得仁解圍去。贛城得金。贛州人口述

日觀趙某字。曾傳燈。號廷問。改名睨中。

明秀南畧

卷之十三

早

姜曰廣賦詩殉節

姜公諱曰廣。字居之。號燕及。江西南昌新建人。萬曆己未進士。改庶吉士。鄒忠介公薦李三才。爲廷論所指。公出揭直之。天啟甲子。授翰林院編修。奉使朝鮮。不攜中國一物往。不取朝鮮一錢歸。奉旨閱視島帥毛文龍還。乙丑。分考禮闈。權奄用事。令其甥傳應星納交於公。拒之。復令其孫魏撫民。謁公不見。坐門戶落職爲民。丁卯冬。起原官。崇禎己巳。

大清兵深入。上特簡馬世龍爲經畧。世龍擁兵不戰。公

力言于朝罷之庚午補講官主應天鄉試壬午陞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印先是公在講筵見時事日非進諫上勿任性勿用左右小人上顧謂閣臣曰廣言詞激切大見不平朕知其人每優容之及甲申年三月先帝升遐公與南兵部尙書史可法議立君未定諸帥受太監盧九德指奉福藩至江上於是南京文武大臣並集內官宅韓贊周出簿令各署名公言不可如此草草貽羞史冊須來日爲文祭告奉先殿乃舉行迨明日乃與衆同至奉先殿議監國事諸勳臣語侵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聖

史公公厲聲呵之於是內外側目公宏光立以公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公辭改禮部左侍郎入直劉孔昭廷訐吏部尙書張慎言公因上疏求斥罷不許馬士英薦阮大鍼得召見公爭之不得再求罷不許公上疏言事而四鎮合疏詆公會有建安王府鎮國中尉朱統鑣侯考吏部因奏公定策時有異心公求去益力以皇太后至京加公太子太保尋致仕明年南京陷公潛里中後金聲桓歸明迎曰廣至南昌奉爲盟主以資號召迨己丑正月十九日戍宣城潰聲

桓自殺白廣乃作絕命歌投僕家池死一家從死者  
三十餘人其詩曰有君美好且宣通志軼唐虞爭比  
隆智辨驚臣謝莫及宵旰不遑急治功逢天瘁怒日  
多故奸相踵繼熒聖聰因循養亂難拔藥賊氣直  
逼大明宮臣甘婢媵死賊手君死社稷獨正終慷慨  
乘龍歸帝所亘天長氣化爲虹龍髯難攀弓劍令楸  
松萬樹泣忠風一孟麥飯無人薦孤臣永念泣無窮  
其二曰哀哀吾父性方格道遵先民事垂則嚴性正  
氣快其儀寒冬孤嶺松百尺施濟懇懇同吉凶磨錯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聖

粲粲傳清白慘矜偶影驚鬼神誠達體質貫金石攻  
苦積學名不成聞修備德福弗獲終身勤動日憫惶  
遭遇坎坷舍辛藥發憤于子望眼穿大志竟賁入窀  
窆窆之中恨不磨貽祿不待亦何益憶昔提攜繞膝時  
惓惓忠孝是鞭策國破躊躇且苟延永念教言當促  
刺至今百爾計無之惟有一死少道責其三曰哀哀  
吾母稱至善淑慎其身如戰戰通曉大義本性生發  
言聞自合經傳初能孝養被口口病亦女紅至暝眩  
代父教子備苦辛辛傷心強自曠恩斯勤斯育子

勞怠則誰訶。蹇則唁。恨昔因人憑遠遊。南陔養缺疎。  
情戀晚。達徒含風木。悲朝朝。泣對大官膳。我今一笑  
入黃泉。喜得慈顏永相見。其四曰。哀哀四兄。聖賢徒  
心行直。與先君符。端疑皜皜。自洗濯。俯視流俗。如負  
塗。憶昔提攜繞膝時。篝燈子夜共吟晤。明發常懷過  
庭訓。日征月邁。爭步趨。兄德則豐。命則塞。拂亂煩。寃志  
不輸。精心戮力無已時。遺一句無先無後俱已矣。天

乎與養何弗渝。人誰不死弟亦死。弟有餘憾兄則無。其

五日有子有子方襁褓。見我爭向泣。嗚嗚我年十歲

明季南畧卷之十三

便無父。汝今失怙。早過吾窮民。遍產德門裏。茹荼未

了。又如荼。汝來抱汝看。汝笑我心隱。痛欲歛。墟母言

爾幼全賴我。國破君亡我。更孤。夜夜鐘聲疑禁裡。朝

朝淚眼看飛鳥。匪我忍情。恩不甚。名義千秋自凜如。

我念作人全末路。汝恩生子在厥初。良田有收無晚

歲。過何枉泣。是枯魚無父之子。人易議。曷哉早克讀

父書。其六曰。有孫有孫在童蒙。讀罷依依就阿翁。汝

方一歲便無父。小叔零丁與汝同。汝今謹識趨庭訓

異日記取其磨礪。崇崖其阿多墜石。茂枝之下鮮芳

叢炎炎者滅。隆隆絕窟裔。誰家克有終。祖澤一經傳。  
九世罔因驟。發墜素風傷。心阿翁教汝。父嘔肝敝舌。  
苦歸空。汝父臨危終愛汝。咤目顧汝血淚紅。析薪是  
荷能克念。祖父瞋目幽冥中。又絕句二首。自古誰人  
不死亡。要知遺臭與流芳。讀書九世纔今日。莫謂偷  
生是吉昌。要知喜死原非死。況復衰年豈記年。杯酒  
從容微笑去。此心朗暢亦何言。

此得自圍城中。傳寄于文登崑處公孫姜文振誌。

假山圖五虎號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三

器

兩衙門謂李元亂不足恃。思抑袁彭年。遂同具重朝  
廷。以力抑奔競。一疏申請。以事權歸承歷。隱彈彭  
年把持。彭年奮怒。答疏中有黨臣舊年。以三千鐵騎  
鼓勵西行。今日君臣安在等語。承歷持其章疏。泣訴  
臣下。舉朝失色。行在因有假山圖五虎號。假山圖者  
賈也。繪假山一座。下繪朝官數百。有以首戴之者。有  
以肩負之者。有以手托之者。有仰望者。有遠聽者。有  
指點話言者。有驚恐退避。兩手掩耳而走者。山嶺黑  
氣一道直上冲天。此皆郊市童叟胸中不平爲此圖。

以詠諧之也。五虎號者吏都丁時魁戶都蒙正發俱彭年同鄉楚產也。一爲虎尾一爲虎腳兵都金堡浙人也。昔爲福建延平知府疏激隆武賞罰不明連殺同鄉吳文焯施燧二人。人畏之爲虎牙副憲劉湘容關中一布衣來自畱守關臣瞿式耜又爲成棟同鄉。故爲虎皮虎頭則袁彭年也。日將祖制二字說迂談。謫空話因之獲厚利言非虎黨不發事非虎黨不成。星岩道上遂成虎市。粵事記

吳文焯浙江湖州人進士邵武知府施燧字火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二

望

然號嘉峪湖州人崇禎癸未進士建陽知縣

賀全業出獄

賀丕業鎮江丹陽諸生崇禎未隨父懋讓之任上林。承厯在藩邸受教講讀登極日除主客司主事後相失二載戊子五月于南甯府考改授以囊漣不得入清華量移精膳司郎中七月十五日邕江解維前追帝駕忽有試御史傅宏烈修舊隙舟爲奪去聲言覓丕業理前不了事時丕業罄身手持兩詰軸而已借友人華姓銀二十兩亟馳去八月初一日抵肇慶拜

買後卽具本訴寃奉溫綸復召對有先生與他人不同後將大用因加太僕寺少卿銜暫爲受職本司無事見在內袁彭年等議論乖方在外陳邦傳等跋扈無上慨陳四維三綱人心朝廷一疏言詞激切傳誦當時共推中興第一疏彭年等恨之暗指李元胤于朝班駕退後欲歐殺之友人急告潛入高明四會等處十一月初四日臨晚道路喧傳外縣解來假官肘縛下獄丕業極口呼寃莫爲之理次晨友人入告司禮夏國祥國祥亦念係永歷舊師告獄主畱活丕業

明季南略

卷之十三

哭

至今年己丑三月初四日部覆爲彭年元胤所持奉永不敘用旨保出獄友人再贈資斧令上桂林謁瞿式耜三月十九日寄一函于蜀僧云達梧州寓水井寺後竟不知所之或曰卒于桂矣

粵事記

賀懋讓舉人廣西田州府上林縣知縣傅宏烈  
上林人布衣御史夏國祥池州人

瞿式耜兼督各省

自何李敗後乘厯專命瞿式耜畱守督師兼江楚各省兵馬式耜疏請兵科給事中吳其濡監各營軍永

歷駐肇慶。疏奏諄諄。以歲月稍暇。財賦優裕。用心盡力。脩內治。以自固。嚴外備。以自強。且一材一藝之士。靡不收羅。幕府每慨人才易盡。凡跼足而至者。非懷忠抱義之人。亦亂世取功名之士。人之歲月精神。不用之于正。則用之于邪。安可驅爲他人用哉。人咸以桂林爲櫻下。

瞿公愛惜人才。真將相之器。宜保危疆數載也。使鎮撫諸臣。盡如公意。則一綫可延。

